

伊滨征文获奖作品专刊

我乡我土

伊滨新赋

□ 徐湘婷

洛之东南，地曰伊滨，嵩岳遥峙，伊阙东望。巍巍乎万安峻岩，澹澹兮伊水清波，险山平滩，层岚叠嶂。景如画，史源渊，文厚重，千年风烟已逝，万世文脉犹存。炎黄遗迹，绵绵迭迭；汉魏风韵，蔚蔚深秀；东汉帝陵，苍苍苍然；太学书香，悠悠千载；灵台星空，曜曜其光；水泉石窟，兀兀神工。凡此大观者，不一枚举。

春风十里兮，归彼万安，游日骋怀，仰之壮哉！崑崙兮重峦叠嶂，轩窗竟上，揽胜南巅，伏虎射鹿，箭指天穹，志敢勇毅；迤迤兮古栈道廊，斗折峰回，透邃纤余，林麓隐现，遐至天碧，迤迤野绿；杳杳兮观伊仰圣，石林怀古，玉虚观象，亭阁廊榭，丝竹香茗，修心问道；漫漫兮春色尽染，绿芽疏林，青草平野，陌上柔柔，花间嫩蕊，蝶飞翩跹。

每至上巳，东行至祖师庙，远观古柏郁郁，虬枝苍劲，长林疏瓦，檐牙高啄，殿阁峥嵘，庄肃恢弘；近则幔帐低垂，蒲团陈列，香烟袅袅，庄严肃穆，钟磬声声，梵音入心。常有香客络绎，游人如织，虔诚许愿者，悠然闲游者，佝偻提携者，往来不绝，道塞车阻，月余不息。

夏日灼灼，尤宜七彩峡观瀑。山峻林茂，水清树荣，绝巘飞瀑，深潭幽壑。激荡白浪涌，流漱乃雾生，素湍映绿潭，回旋倒影。信步红石小径兮，三步一瀑，五步一瀑，时有花香阵阵，蝉鸣声声，水雾霏霏，清凉顿生。峰回路转时，怪岩林立处，柳暗花明间，或疏篱茅亭隐隐，或石桥流水悠悠，若置蒲团茗盏，俯清流，更薄酒，三杯两盏，吟诗度曲，风月任吾招呼。水流而下，聚清潭碧波一泓，云影天光徘徊，看鸟鹭轻漾，白鹤闲游，童稚争相喂食嬉戏，恍若烟波鱼叟，不忍归。

秋冬季，天地肃，踏苍苍大谷关隘，溯滚滚历史烟烟，寻绵绵家之渊源。煌煌洛城，吾辈原乡，河图洛书，源远流长。国事危厄，宗人苦迂，萍蓬烽火，铜驼荆棘，离乡回望，血泪长流。天涯明月，照我乡魂，谱系书来，土楼筑就，戚戚他乡羁旅，泱泱中原遗风。千年谱牒匾额，万里寻根问祖，一樽乡音未改，四海同春言欢。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新城崛起兮，在伊之滨。奥体科技，智慧园馆，繁锣密鼓，如火如荼；福民安置，广厦万间，黄发垂髫，怡然自乐；衢路通达，乐道纵横，游园俯拾，书声皆是；滋兰九畹，树惠万亩，纤余为妍，卓犖为杰；弦歌不辍，芳华待灼，济济一堂，声动四夷。望伊水之畔，长河廓廓，苇帆风荡，白鸟曝沙，沙鸥翔集；瞰明日新城，高楼栉比，新筑棋布，云程发轫，培风图南。

巍巍万安山，幽幽七彩峡，苍苍大谷关，勃勃伊水滨，山水有韵，文化铸魂，江山好景，光进流霞，大美伊滨，踔厉风发！

乡情悠长

故乡的梦

□ 胡彦宏

我的家乡，坐落在万安山北麓。从风光秀丽的景区龙门，沿原颐路向东九公里，越裴村，过诸葛，便可看到我们祖祖辈辈的繁衍生息之地——李村镇上庄村了。

打记事起，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的父辈就一直生活在这里。那时虽然生活清贫，但大人们却总用“狗不嫌家贫，儿不嫌娘丑”这句老辈亘古不变的家训，来告诫我们千万不可忘了咱农民勤劳踏实的本分。让我们将来无论走到哪里，也不可忘了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。

我家门前，是一条溪水淙淙流淌的河沟。因为坐落在村子的东部，也便有了“庄里东河”之称。河底的西边，是一条从坡上走下来的人，到镇上赶集的必经之路。这是一条蜿蜒崎岖的土石小道，每逢夏日雨季，咆哮的山洪便会滚滚而下，泛着白沫而浑浊的河水，便会在瞬间漫过这条小道，一点点爬向两岸住户的家门口。洪水过后，路上更是泥泞不堪。偶尔遇见个骑自行车的，也是举步维艰地走走停停，不断拿树枝去捣挖那钻进车子泥瓦里的黄泥巴。

十六岁那年夏天，也就是我将参加高考那年，父亲病故。漆黑的夜里，我独自蜷缩在土坯房里简陋的、用荆条铺就的小床上，胆怯地聆听着外面呼呼的风，野兽般地敲打着破旧的窗棂。这场飞来的横祸，仿佛使我一夜之间长大了。

我放弃了我酷爱的学业，过早地用自己柔嫩的肩膀，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。十六岁啊，正是懵懂年少青涩的年纪，正是学子求学的年纪，也正是希望把满腹的委屈向父母诉说、撒娇的年纪……而我，却再也不能、也不允许去拥有享用了。

没过几年，我们农村先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。转眼到了麦收时节，我便从街坊邻居处借来一辆架子车，和身体孱弱的二哥，从地里吃力地拉着一车麦子，沿沟底凹凸不平的生产路，小心翼翼地向西河岸的打麦场赶去。时值中午，炎炎烈日下口干舌燥。原本装得不太整齐的麦车，却如一位醉汉一样，一摇一摆地在路上不停地颠簸着。一不小心，车子侧翻了在路旁，那又干又焦的麦穗，一下子揉碎了一地。当时那个气呀，真想一把火把它烧了才省心省事。

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便不止一次地在睡梦中，看到了我家门前居然修筑了一条平坦宽阔的水泥路，也终于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。每次从外面回来，欢快地骑着心爱的爱车，哼着小曲，小鸟一样轻快地飞入家门。待小心地把车停好，来到清幽的自来水龙头下，洗去身上的烦闷与疲惫……

不过梦虽美好，但醒后却更失落。直到本世纪初，家乡才终于实现了祖辈几代人梦寐以求的“路路通，村村通”的美好梦想。

而如今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，也都各自娶了妻生了子。由于常年在外出工作，为了方便回家，又都先后买上了自己的私家车。去年三月，为了迎合洛阳大伊滨发展的新形势，家乡的人们，也着眼未来，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，在不到一月时间里，顺利完成了全村整体拆迁的任务。虽然因为之打拚半世的家没了，有种揪心的难舍，但随着洛阳师范学院、洛阳职业技术学院、洛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、市会展中心、伊滨歌剧院、还有风景宜人的伊滨区湿地公园等一大批划时代的建筑群，相继入驻我的家乡，使之更加美丽和多彩，心中倒也欣慰了许多。

今年清明节，从市里驱车回家祭祖上坟的家人，看着昔日的乡间小道，一转眼变成了这一条条四通八达、纵横交错、宽敞的坦途大道，还有一座座拔地而起、绿荫映衬、鳞次栉比的居民安置社区楼房，居然摸不着了回家的路，最后靠着导航才缓缓迟了。

站在延伸到坡顶的光武大道路的绿化带旁，放眼南望，是那逶迤起伏的万安山。它正用青黛色神奇的画笔，从东向西地，勾勒出故乡的清新和美丽；向西眺望，气势恢宏的奥体中心体育场馆主体建筑已初见端倪。不由感叹道：这才一年呀，家乡的变化让人真不敢相信。若再过五年十年后，我们的家乡那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啊？

的确，我们这代人的思维和想象，已远远跟不上活力伊滨的飞速发展了。然而，有一首歌唱的好：心若在，梦就在，看人生豪迈……

突然间，又想起了司马光的那个名句：“欲问古今兴废事，请君只看洛阳城”。而此刻的我，却更想为家乡高歌一曲：伊滨腾飞家乡秀，矢志不移跟党走。

老王的幸福生活

□ 梁秀敏

初冬，周六，天气晴朗，暖阳初升。两周不见老王，便趁双休买了些她爱吃的白酥梨、五香鸡腿，兴冲冲地搭车回了家。站在家门口，却见铁将军把门。时间不过9点，这是又去地了吗？我心里想着，边拨通了电话：“老王，你在哪儿呀？”

“我在家呀！”老王，本名王秋风，生于1941年，诸葛人，是我的老妈。为防手机联系人信息被盗，老妈受到意外惊吓，特将手机联系人中的“老妈”改为“老王”。

在家？我看了紧锁的大门暗自好笑。老妈八十有余还天天往地里跑，东家不种的菜地，西家荒了的耕地，路边的空地都被她开辟成了自家的领地。黄豆、红薯、花生、玉米、蔬菜应有尽有，而且长势喜人。别人都夸她是种地的好把式，不种了可惜她这个人才，老妈一听种得更欢了。为此，我们姊妹六个轮番上阵劝说，威逼利诱都没能让她放弃。为了不让我们担心，这不还学会了撒谎。

“你在哪个家呢？”“在咱家呀！”还不承认。“撒谎可不是好孩子哟！”“你这闺女，成天没大没小的。你来啦？”老妈尴尬地笑骂到，“我在东边的蒜地里薅草，你来吧！”

老妈的菜地有三小畦，一畦菠菜，叶子肥厚墨绿；一畦一半青菜一半生菜，油光嫩绿；还有一畦是蒜苗，刚长出有一筷子高。蒜苗的垄上和苗间是有不少的草。妈妈坐在一张小板凳上，穿一件红色的薄棉袄，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，古铜色的脸满是岁月的折痕。满是裂口的手，正一手拿铲铲草，一手撒着草，然后放到旁边的袋子里。

“妈，你歇歇，我来薅。”“我不累，我们俩一起薅吧，早点干完回家做饭。”妈妈向邻近的人又借来一把铲子，我们边薅边聊。

“妈，你都跟街上那些老婆们学学，每天吃吃饭，收拾的干

干净净，想转就转转，早晚来都找不着人。”我半心疼半抱怨。

“孩子，我不想东家长西家短说闲话，也不想听她们说。我过去过的日子太难了，过怕了，自己有了，万事不求人。天天仰着脸歇着，坐吃等死，跟熬子样。”

“你都过了八十了，咋就不能歇歇，咋就是熬子呢？”“你是不知道，我小时候家里穷，你外婆死的早，跟着你外爷，我四五岁就得下地干活，摘棉花，割草、哪样都得干，不干没饭吃。看到别人背着书包去上学，我只有羡慕的份儿。有时我偷偷把牛拴在学校后面的树上，踩着脚隔着窗子跟先生学读书，拿根树枝在地上学写字。先生发现了，去找你外爷动员让我上学。你外爷说，家里没人干活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哪还有钱供我上学？况且一个丫头片子，长大是要嫁人的，读书有啥用。”

其实老妈很聪明，虽没上过学，算账却比电脑还快，一斤菜几角几分，卖了多少，一共多少钱，她张嘴就来，而且分毫不差。她还识好多字，读书、看报、看新闻，时时关心国家大事。我们经常开玩笑说，老妈要不是被时代耽误，那肯定是大学里的料。

“解放后，驻队干部看我干活利索，推荐我去学医、当工人，都被你外爷拦下了。我结婚前是预备党员，当过幼儿园园长。和你爸结婚时家里穿得叮当响，你爸结婚那天穿的衣裳都是借对门长喜的，家里的铺盖也是以前用过的补丁褙褙，那时真难啊！生你大姐是双胞胎，早产，月子里没啥吃，喝的是能看见人影儿的小米汤。白面条、馍，见都见不着。老饥呀，生玉米棒子煮不熟就急着吃，红薯茺头挤成渣烙饼吃，那时起落下了心慌的毛病。”老妈的胃病一直好时坏，和那时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。

“你们小时候，靠工分吃饭。咱家劳力少，一家八口人分一百多斤粮食，家里上顿不接下顿。分家时家里就分一张床，还是你外爷出了自家院里的桐树，做了一张大床送



生活巨变

瓦房 平房 楼房

□ 苗君甫

瓦房有浅红的屋顶，泥黄色的墙壁里有星星点点的麦秸杆。父亲说，这间瓦屋还是当年他和母亲的婚房，结婚时专门又用石灰和煤搅拌后，在墙的外面刷了一层墙皮，看起来干净整洁，当年在村里还很时兴呢。

我和姐姐都在瓦屋里出生，也在瓦屋长大。承载一家四口居住的瓦屋，遮蔽了风雨，也让童年的我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。晴天，我从瓦屋欢快地跑出去，在村里约了小伙伴们，在院子里两棵高大的楝树中间拉了橡皮筋跳皮筋：马兰花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，三五六，三五七，三八三九四十一……

小伙伴们欢快的笑声振飞了楝树上的小鸟，也照亮了我们的童年时光。

但是到了雨天，一踩一脚泥巴，不能出去玩了，父亲说：就在瓦屋里听雨、看雨吧！

我呆在瓦屋里，听清脆且韵味十足的雨，敲打瓦片的声音，那声音随着雨的急缓而变化，雨势急骤，声音就慷慨激越，如百鸟齐鸣；雨势减缓，声音也弱下去，轻柔地沁入人心，像暖春时节耳畔的轻风。

听久了，我就烦了，尤其是连续的阴雨天，我被像困在瓦屋里的囚徒，焦急地向父亲：“什么时候，下雨天也能去院子里玩呢？”

父亲说：“等咱家盖了平房，院子里砸成水泥地，就好了。”我多想拥有一个不会被雨淋的家啊，可是盖房子需要一笔很大的开销。

盖平房的梦想悄悄在心里生长，也让父母更忙碌了。农忙时，地里的活，一天都不能耽搁，农闲时也不舍得休息；父亲跟着建筑队打零工，母亲在家里喂了几头猪，养了一群鸡，还有一窝小兔子……

一点点挣钱，一点点攒钱，一点点积累起建平房的资本，我们家终于盖起了一间半水泥面的平房。勤劳朴实的父辈，靠自己辛勤劳作的双手，改善了生活，也改善了居住环境。

父亲真的把院子中间的地砸成了水泥地，而且我和姐姐也有了自己的房间，不用再跟父母住在一个屋子里了。我再也不怕下雨了，院子里也不会一跳一脚泥了。

晴天，我在平房上看云：晨光熹微时带着金边的云，充满希望；湛蓝天空上柔情铺陈的云，诗意缱绻；傍晚被夕阳映照的云，韵味自得。

抬头看云的我，只觉得云在天空里，轻轻柔柔地渲染美好，表达温情。而我自己，立于白云深处，左手握着诗意，右手写着年华，

希望的田野

翟学斌摄于寇店五龙东山